

清
褚稼軒著
堅瓠集

第七冊

進步書
局校印

堅瓠七集序

余聞先生名蓄於中而冀得一見者十有餘年矣先生不求聞達於書無所不窺而雅好著述凡事有不經見可資談笑者往往筆之於書時復自出己意以褒貶論定之范蔚宗所云有事外遠致者次率類此也戊寅春於友人案頭得觀先生所著堅瓠集見所錄忠孝廉節有關風化者知先生秉性過人樂善無窮也見所錄箴銘規戒有資家國者知先生經濟素優抱負非常也見所錄風俗之好尚里巷之傳聞知先生通達時務搜討靡遺也見所錄滑稽之雄辯曼倩之詼諧知先生襟懷曠達光風霽月也其他方言諺語謔談軼事無不登載以資賞識夫先生之才富而學博如此幸而見用方將折衷歷代之史勦為一書以與司馬班范之徒齊驅並駕亦可無媿乃僅間居涉獵隨採隨錄以消磨歲月是可悲也雖然書而志怪言涉浮夸集號買愁語亦靡曼不若此書之人人憂者樂怒者喜迂者達愚者慧空疎者博雅木納者敏辯是誠抱有用之才積有用之學著有用之書而作者命名乃自夷於濩落無庸者之所為余將登先生之堂聆先生之教以慰十年之思而請解所以為堅瓠者

年家眷姪徐琛拜題

堅瓠七集卷之一目錄

科名前定

大士判功名

似畫似真

詠筆賈禍

簪白朶

吳阿儻

吟詩自寬

庸峭

不識撐犁

兩意對

富貴語

駕霄亭

三保太監

梧竹軒

舉朝皆婦人

海剛峰清苦

批執照

宦官重諫臣

丈夫化女子

詩弔偽太常

金人碎鼎

弔王安石墓

黨人碑

梁師成附東坡

朝晁以道

再配駟儈

曹州更樓

蝗識人

羅向隨僧飯

佳對

范增石像

浣紗女

放生獲雉

留石塔疏

樂平鵝塘

巫山神女

贈魯生句

書齋題句

塔燈詩

謝郎中女

四知臺

富翁語

王元之

孟子父母姓名

施宜生

書厨

文選蘇文

魯望腹稿

天妃籤

張百杯

學鍾學李

金陵圖

林康惜別詞

馬子嚴閨思

楊妃妙舞圖

醉翁圖贊

詩賀兄嫂

靜卧

田子藝召凡

挽衣共飲

牛秀才賦

堅瓠七集卷之一

清 長洲石農褚人獲學稼纂輯

科名前定

長洲令遂寧李如石先生諱實賢父母也甲申變後隱於上清江教授生徒躬耕自給村人管某子世俊方弱冠造先生受業焉一日世俊對先生長公子靜先生大笑先生問故世俊曰我夜夢大哥中榜眼我中狀元故笑先生大加勸勉未幾世俊死以為前夢不驗順治辛卯子靜舉于鄉又十年辛丑成進士廷試果第二是科狀元乃溧陽馬世俊既而管某來賀先生言及前夢管曰亡子原係馬姓隨母來者先生益異之不三四年而溧陽馬公亦死

大士判功名

郭青螺

子章

與劉淳震同官閩中為左右方伯劉夢郭汾陽李鄴侯引謁觀音大士

因問郭功名大士命取黃絹一幅題云仗鉞終為夏地遊長城大解聖人憂若期入座還京國暫為馮唐渤海留劉云不解大士復批云問郭生自知之次日語郭亦莫知也郭尋督撫貴州貴州屬偽夏明王珍非夏地遊乎後平播亂解聖憂也加右都

則官不座矣。又在貴州十年。豈非京國難期。冀遂留渤海之驗哉。

似畫似真

楊升庵幼時。作擬古戰場文。有青樓斷紅粉之魂。白日照蒼苔之骨。為父所賞。一日石齋同弟觀畫。問曰。景之美者。人曰似畫。畫之佳者。人曰似真。孰為正。升庵曰。會心山水真如畫。妙手丹青畫似真。夢覺難分。列禦冠影。形相贈晉詩人。

咏筆賈禍

宋番陽張彥實掌制誥。楊原仲並居西掖。誥詔多彥實與之潤色。草命餘閒。戲成毫筆一絕云。包羞曾借虎皮蒙。筆陣仍推兔作鋒。未用吹毛強分別。即今同受管城封。原仲以為誚己。大怒。愬于秦檜。檜誅言官。彈之。彥實罷為宮祠。

簪白柰

宋寧德皇后。從徽宗蒙塵。紹興五年。訃音自北庭來。徽州守唐輝使休寧尉陳之茂撰疏文。有云。十年罹難。終弗返于蒼梧。萬國銜冤。人盡簪乎白柰。白柰。見晉史。成帝時。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宮織女死。為之着服。已而杜后崩。唐實叔向上。正懿皇后哀挽詩。有命婦羞蘋葉。都人插柰花之句。陳詞祖此。

吳阿儻

菽園雜記。儻丁來切。註云。矢志貌。蘇州人謂無智術者為默。杭州人為之儻。同年錢塘吳時用。俊美姿容。而不苟小節。杭人呼為吳阿儻。嘗自云。我死大書一石于墓前云。大明吳阿儻時用之墓。若書官位便俗矣。惜乎韻無儻字。人亦多不識。偶檢韻海。得此而記之。

吟詩自寬

元橫山丘履常。一中能文章。有聲望。任江州倅。為閩帥汪紫源所知。一中間居薪米不繼。戲作詩自寬云。仙都有勅到林泉。誰信祠官乏俸錢。陶醉猶能麾客去。顏飢何至乞人憐。鹿蕉已是今無夢。枸杞曾傳昔有仙。餓死亦堪垂不朽。無緣箇箇珥貂蟬。吳師道稱其詩多清警可愛。

庸峭

齊魏間以人之有儀矩可喜者。謂之庸峭。韻書。庸音述。屋上平也。集韻。庸屋不平也。今造屋形勢曲折曰庸峭。俗轉語為波峭。○湘煙錄。魏收有庸峭難為之語。人多不解其義。文潞公以問蘇子容。子容曰。向聞之宋元憲云。事見木經。蓋梁上小柱。取其有曲折之勢耳。乃用此事作詩為謝曰。自知伯起魏收字難庸峭。不及淳于善滑稽。

不識撐犁

湘素雜記。歐陽永叔代王狀元謝啓。陸機閱史。尚靡識于撐犁。枚皐屬文。徒自成于翫翫。音委皮沈元用啓。讀撐犁而靡識。敢謂知書。問祈招而不知。尚慙寡學。陸機不識撐犁事。不知載何書。野客叢書云。此見玄晏春秋。曰。予讀匈奴傳。不識撐犁孤塗之事。有胡奴執燈顧而問之。奴曰。撐犁天子也。匈奴號撐犁。猶漢人稱天子也。于是曠然發寤。其事並見藝文類聚。要諸書。則是不識撐犁者。乃皇甫謐非陸機也。歐公謂陸機必別有所據。○按杜氏通典云。匈奴謂天為撐犁。子為孤塗。然則謂撐犁為天子者。猶未深考也。

兩意對

蘇東坡與小妹同食爆栗。妹謂坡曰。栗破鳳凰見。言殼破黃見。坡思天下未嘗無對。數日竟未能。佛印來訪問。有何著述。坡曰。欲作一對未能。因舉前事。佛印應聲曰。藕斷鷺鷥飛。言節斷絲飛。佛印復曰。正如無山得似巫山聳。此亦同音兩意。坡即對曰。何葉能如荷葉圓。子由曰。不若云何水能如河水清。以水對山。最為的對。

富貴語

歸田錄云。晏元獻喜評詩。嘗曰。老覺腰金重。慵便玉枕涼。未是富貴語。不如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為善言富貴。江為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筵。又軸裝曲譜金書字。樹記名花玉篆牌。乃乞兒相。未嘗識富貴者。元獻言富貴不及金玉錦繡。惟說氣象。若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風。及樓臺側畔楊花過。簾幙中間燕子飛之類。元獻嘗以此句語人曰。窮人家有此景否。○後山詩話云。白香山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山堂肆考作石曼卿詩又歸來未放笙歌散。畫戟門前蠟燭紅。非富貴語。看人富貴者。黃山谷謂不如杜子美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或以此二句恐亦僧堂道院之所有。仍取元獻梨花二句。至于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罷桃花扇底風。富貴氣象形容盡矣。

駕霄亭

張功甫鑑循王諸孫。園池聲妓。麗甲天下。作駕霄亭于四古松間。以巨鐵絙懸之半空。當風清月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王簡卿侍郎嘗赴其牡丹會云。衆賓既集。坐一虛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已發未。荅云。已發。命捲簾。則異香自內出。郁然滿坐。羣妓以酒有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白。首飾衣服皆牡丹。首帶照殿

紅一妓執板奏歌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捲簾如前。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鵝黃。黃花則衣紅。衣與花凡十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詞。酒竟而散。

三保太監

七修類藁。永樂丁亥命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三人往東南諸國賞賜宣諭。鄭和舊名三保。故云三保太監。下西洋。碣石刺談云。三寶太監者。雲南人也。相傳下海時。一人忽癩。乃棄于岸側。其人夜見大蛇下岸飲水。恐為所傷。削竹置所經處。蛇腹裂死。因飢。所樹為柴。烹蛇而食。其柴每烟起則九鷺飛翔。遂藏之。不焚。癩亦因食蛇而愈。蛇潰得珠數斛。中有夜明珠。後太監回。其人呼與共載。乃獻夜明珠。九鷺香。並太監所得一寶。共為三寶云。○成化中。中官獻議。欲遣使通西洋。旨下部查西洋水程。本兵項忠遣吏檢舊案于庫中。三日無所得。時劉忠宣大夏為兵部司官。已先檢得藏其籍。會言官交章諫阻。事亦寢。

梧竹軒

瞿存齋詩話。丁鶴年題鳳浦方氏梧竹軒云。鳴鳳當年此地過。至今梧竹滿山阿。曾

聞剪葉書周史。却恨翻枝入楚歌。金井月明秋影薄。玉壇風靜夜涼多。中郎去後知音少。共負奇才奈老何。時作者已滿卷。此詩一出。皆為歛衽。遠峰聞略載此詩為龔天然作。

舉朝皆婦人

海剛峰巡撫應天。矯激之過。令人不堪。言官劾之。剛峰辯疏。有舉朝柔懦無為皆婦人之語。李石麓春芳朝回。值揚州貢士某。曾同筆硯者。來訪。石麓曰。適見海剛峰疏。謂舉朝皆婦人。我非一老嫗乎。惶恐惶恐。貢士曰。只此惶恐。尚有丈夫氣。石麓默然者久之。

海剛峯清苦

海剛峯掌院留都。政尚嚴峻。大僚及郎丞無不股栗。奉法御史陳海樓。用紅票買米。減市半價。蓋積弊然也。民怒而不敢言。值經紀家有秀才何敬卿。持其票擊都察院鼓告狀。剛峯集諸御史。執高皇帝律。欲加懲治。賴諸御史懇求得免。仍責兒隸三十板。草其役。枷號于陳之衙前。以辱之。海樓官箴有虧。恨之入骨。及剛峯死。憲副王用汲同海樓諸御史入視。見葛幃敝衾。檢其宦囊。止俸金八兩。葛布一端。舊衣數件。其

清苦有寒士所不能堪者。海樓乃曰。迴吾怨恨之心矣。死之日。民為罷市。喪出江上。士民送者。兩岸無隙地。沿途祭奠。數百里不絕。蘇人朱良育弔以詩曰。批鱗直奪比干志。苦節還同孤竹清。龍隱海天雲萬里。鶴歸華表月三更。蕭條棺外無餘物。冷落靈前有菜羹。說與傍人渾不信。野夫親見淚如傾。○王鳳洲評之云。不怕死。不愛錢。不立黨。此九字。斷盡海公生平。即千萬語諛之。豈能加于此評乎。

批執照

何敬卿既告陳海樓。又恐諸御史以他事中傷之。復訴于海剛峯。求批一執照。剛峯大笑曰。御史視朝廷明旨。尚為虛文。海剛峯一紙執照。有何用處。我見汝有些膽氣。原來畏首畏尾。豈能做事。遂叱去。

宦官重諫臣

嘉靖末年。南京皇城守門宦官高剛。堂中貼春聯云。海無波濤。海瑞之功不淺。林有梁棟。林潤之澤居多。高意重剛。峰念堂二公之能諫云。

丈夫化女子

隆慶二年。山西李良甫僑寓京師。元宵夜看燈。夜靜。見一女子靚妝而來。侍兒提燈。

前導良甫就戲之。偕至寓。留宿。化為白鶴飛去。良甫腹痛。至四月中。腎囊退縮。化為婦人。王鳳洲徐聲遠有詩以記其事。王云。世事反覆那足數。山西丈夫作女子。朝生暮死不自知。雌伏雄飛定誰是。謝豹誰聞受朝謁。於菟亦會談名理。至今齷齪不肯去。羞向人間喚丈夫。徐云。山西丈夫化女子。此事平常何足奇。儀行從來是妾婦。鬚眉空自稱男兒。司馬仲達太畏蜀。奸雄甘受中幘辱。丈夫意氣不慷慨。任爾雄飛是雌伏。請看風俗太委靡。天下何人不女子。

詩弔偽太常

甲申忠逆志。崇禎甲申三月十九日。闖賊李自成破京師。懷宗殉社稷。朝臣范質公景文馬素修世奇倪鴻寶元璐等及士民聞變死節者。罄竹難書。一時稽首賊廷。覩

顏事仇者。亦指不勝屈。武林畢在公寓維揚。讀國變忠奸實錄詩。弔偽太常寺丞某曰。痛憤山河半陸沉。爭先從賊讓詞林。貪天欲醢豺狼肉。賣國甘據犬馬心。只此抗顏誇管仲。便應傳首效王琳。堪羞步武牛丞相。偽相牛金星斷送腰纏十萬金。國變錄云。

黎志陞為賊心腹。薦某可大拜。某即倡言於眾曰。大丈夫名節既不全。當立蓋世功名。如管仲魏徵可也。及授太常。意氣沮喪。奉偽命祀泰山。馳驛過山東。聞天朝兵至。

聞賊遁走。始變服還鄉。又云。時某入禮闈。維揚之士有以資數萬托其黃緣鼎甲。至是皆為闖賊所得。故詩亦及之。

金人碎鼎

王安石死後。門生子壻蔡氏父子相繼得政。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稷。而以司馬光諸公為魑魅。及金人入汴。見鑄鼎。怒而擊碎之。卒致戎馬南驚。赤縣丘墟。雖後漢晚唐禍不若是烈也。宋子虛咏安石詩云。投老歸耕。白下田。青苗猶未罷。民錢半山春。色多桃李。無奈花飛怨杜鵑。劉文靖亦云。當年一線繫匏穿。直到橫流破國年。草滿金陵誰下種。天津橋上聽啼鵑。皆云宋祚之亡。由于安石。二詩含蓄不露。可謂詩史。

弔王安石墓

四明李照以詩弔王安石墓云。天津橋上鵑聲急。已卜先生相本朝。百世雄文凌白日。千年新法苦青苗。富韓國老緣誰去。汴宋基圖自此搖。荒塚卧麟寒食後。東風不見紙錢飄。

黨人碑

元祐黨人碑。首列文臣曾任執政司馬光等二十七人。次列曾任待制以上蘇軾等四十九人。三列餘官秦國等一百七十七人。四列武臣張瑄等二十五人。五列內臣梁惟簡等二十九人。後列為臣不忠。曾任宰臣王珪章惇二人。共三百九人。徽宗親書一通。立于文德殿門之東壁。州縣廳事。則蔡京筆也。時永嘉林靈素以方術幸徽宗。賜號金門羽客。一日侍宴太清樓下。見碑稽首。徽宗怪問。靈素對曰。碑上姓名皆天上星宿。臣敢不稽首。因為詩曰。蘇黃不作文章客。童蔡翻為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奸黨是何人。後因星變毀之。

梁師成附東坡

梁師成自言為蘇東坡所生。以翰墨為己任。四方名士必招致門下。時禁誦蘇文。其碑文尺牘在人間者。毀削殆盡。師成訴于帝曰。先臣何罪。而禁錮其文詞。帝憐之。自是軾之文乃稍出。○徽宗嘗親臨寶籙宮醮。筵道士拜章伏地。久之方起。上詰其故。對曰。適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良久始能上其章。故也。上問奎宿何神。所奏何事。對云。所奏不可知。但此宿乃本朝蘇軾也。上大驚。遂弛其禁。且翫其文詞墨刻。光堯太上皇崩。盡復軾官職。擢其孫符。自小官至尚書。安知道士此言。非師成授之意耶。

朝晁以道

梁師成以翰墨為己任。四方俊秀名士。必招致門下。往往遭點汙。晁以道說之亦附之。有人以詩嘲曰。早赴朱張飯。隨賡蔡子詩。此回休崛強。凡事且從宜。

再配駟僧

漁隱叢話。趙明誠清獻公閑道林子。妻清照。號易安居士。濟南李格非之女。工詩詞。有漱玉集三卷。行世。明誠卒。再適張汝舟。未幾反目。易安與蔡汝厚。啟有猥以桑榆之晚景。配茲駟僧之下材。傳者笑之。按氏族大全。亦以明誠為清獻子。觀東坡清獻公神道碑。載二子曰。岷曰。此並無明誠。葉文莊咸水東日記。明誠趙挺之子。曹以寧安調言長語。易安趙挺之子。德夫之內。堯山堂林子謚清獻。挺之亦謚清憲。故有此誤傳。挺之附媚蔡京。致位權要。或有此失節之婦。若為清獻子婦。豈宜以桑榆晚景。再適非類。為天下笑耶。

曹州更樓

成化中。吏部尚書許進。巡按山東時。曹州知州某。任久不陞。憤而造樓於州前。名曰更樓。玩月飲酒所也。知州恃才。不得於學校。有生員王某。因許觀風來曹。遂許知州